

张秀山  
著

# 我的八十五

从西北到东北



我的八十五

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张秀山著;—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3

ISBN 978—7—80199—513—1

I. 我… II. 张… III. 革命回忆录—中国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6505 号

**书 名: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

作 者:张秀山

责任编辑:郭 宏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162mm×235mm 1/16

字 数:426 千字

印 张:28.75 1 印张前插

印 数:1—7000 册

版 次: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99—513—1

定 价:43.00 元

---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1937年8月1日，中共神府特委和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部分工作人员在王桑塌合影。前排左起：王濮、李登瀛（左三）；中排左起：唐洪澄（左二）、王明月、刘瑞兰（左六）、强晓初（左八）、乔钟灵、刘彦文；后排左起：张汉武、武开章、张秀山、毛凤翔（左五）



1940年8月，绥、米、佳、吴、清警备区临时参议会第一届会议人员合影。台下一排：杜瑞兰（左四）、霍子乐、刘杰三、王震、袁任远（左九）、刘绍庭、安文钦、谢觉哉、李鼎铭、张秀山、张哲卿、蔡幼轩、任文林（左二十）、马豫章、黄哲；二排左起：李景廷、邵清华（左七）、杜静珍（左十）

绥米佳吴清警備區臨時參議會第一屆會議攝影 40.8.4  
于廷德





1940年，张秀山和程帆在陕北绥德结婚



张秀山与母亲、程帆、弟鸿志在绥德



1947年，  
全家在哈尔滨



1939年秋，西北革命根据地部分干部在延河边合影。一排左起：崔田夫、刘景范、刘约三、康建民、高朗亭、黄罗斌、王世泰（左九）；二排左起：高岗、高维嵩、李仁杰、习仲勋（左六）、曹力如、张文舟、张邦英、朱子休；三排左起：刘懋功（左二）、霍维德（左四）、张仲良、孔林甫、秦子杰、阎红彦、李合邦、李启民；四排左起：张秀山、张策、刘澜涛、王聚德（左五）、王兆相、王文彩、吴岱峰、唐洪澄、刘英勇



中共七大代表证



张秀山延安中央党校校徽

1947年，张秀山（右一）和陈云（右三）等在北满根据地



1947年，  
张秀山(右起)  
与李天佑、李  
寿轩、李国华  
在哈尔滨合影

松江省委欢送  
张秀山（前排右四）  
去南满





1950年，张秀山（前排左一）率中央组织工作代表团访苏期间向苏军烈士墓敬献花圈



1950年5月1日，  
张秀山持此请柬观看  
莫斯科红场阅兵并见  
到斯大林



1950年，张秀山在莫斯科与留苏学生贺毅、崔军、高毅、张代峡合影



抗美援朝中  
张秀山和志愿军  
参谋长解方



1950年赴苏  
前张秀山与程帆



1952年，张秀山带  
刘力贞、谢绍明回西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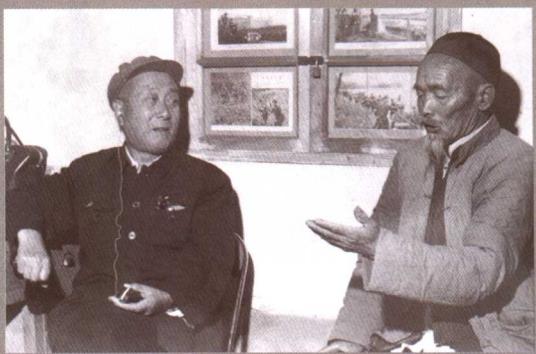
1954年，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代表合影。后排右三为张秀山

1980年，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与全国知识青年代表会议的代表合影。前排左起：侯隽（左四）、张秀山、王任重、胡耀邦、王震、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邢燕子





1986年，张秀山回到榆林  
中学



1982年6月，张秀山和兵运工作时期的  
战友魏邦定在甘肃打拉池谈1932年靖远兵变  
的往事



1986年11月，在  
南梁革命纪念馆落成  
典礼上，张秀山与红  
26军的老战友合影。  
前排左起：张策（左  
二）、张秀山、刘景  
范、高锦纯、汪锋、赵  
启民、刘力贞；后排  
右起：李子奇（右  
三）、张邦英、王兆  
相、黄罗斌、蔡子伟  
(右九)、刘懋功



“文化大革命”  
后张秀山和习仲勋



张秀山和王震



1983年夏，张秀山（左三）在黑龙江林场作调查



1983年12月，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领导在听取联络员小组长汇报后在怀仁堂正厅合影。左四薄一波、左二张秀山



1985年4月，三北防护林建设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代表合影。右七张秀山、右六宋平



1992年，张秀山夫妇和子女

与儿孙们一起过年



张秀山去世，  
温家宝向亲属表示  
慰问



1993年10月  
在陕北老家门前



1995年6月，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纪念七大50周年座谈会的九位七大代表合影。左起：白治民、朱春和、罗琼、方强、马文瑞、黄火青、张秀山、张邦英、康永和

纪念“七一”部分在京老同志座谈会合影 一九八九年七月一日于林丹堂



1989年，纪念“七一”座谈会江泽民与部分在京老同志合影

1986年7月7日，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任、副主任及委员合影：伍修权、张秀山、贺晋年、郭峰、刘振华、王首道、袁升平、万毅、王玉清、方强、左琨、刘震、刘仲藜、李运昌、陈雷、林一山、胡奇才、李中权、段苏权、曾克林、戴念慈、高克



# 序

我和张秀山同志是老战友。

我们一起参加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我是在两当革命兵变后，1932年7月到耀县杨柳坪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秀山同志此前在宁夏、甘肃军阀部队做兵运工作两年多时间。1932年5月，在甘肃领导靖远兵变后，中共陕西省委派他到上海党中央受训，学习毛泽东同志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以及北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问题。秀山是1932年11月间来到陕甘游击队。我们在工作中有过多次交接，1933年6月，我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在陈家坡战斗中负伤后，秀山接替我任政委。1941年秀山任绥德地委书记，他因肺病回延安休养，我接替他的职务。革命生涯将我们紧紧地连系到了一起。

在长期的革命岁月中，秀山同志无论在西北，还是以后在东北，都担负过重要的负责工作，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他去世一周年时，我与伍修权、马文瑞、张策、张邦英、马洪同志在《人民日报》写了《浴血奋战陕甘 呕心沥血松辽》纪念文章，对秀山同志的一生作了回顾。

在此，我想说以下几个问题：

一、西北革命根据地(即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为什么能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党的正确领导是关键。党中央1945年4月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土地革命战争的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从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这个时期内所犯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破坏最为严重，使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同样也遭受到了王明“左”

倾教条主义的严重破坏。1933年6月，“左”倾分子杜衡(后叛变)来到陕甘边，强令刚组建不久的红26军红2团(仅有一个团)，撤出陕甘边根据地，南下渭华。我和秀山以及其他留下来的同志，还有率西北军骑兵团起义的王泰吉同志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不但保住了陕甘边根据地，而且还发展和扩大了革命武装力量。红2团南下失败后，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突破重围，回到了陕甘边根据地。我们又重新组建了红26军，将各路游击队编为红26军42师。经过红军和游击队的努力作战，不到一年时间，武装力量发展到2000多人，解放了陕甘边地区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了上百个敌人据点，摧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1934年初，在荔园堡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恢复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刘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张秀山同志任特委书记，我任苏维埃政府主席。为什么这个时期陕甘边根据地能够快速壮大发展呢？一是这个时期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在客观上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不能对陕甘边根据地继续发生影响；二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党组织经过革命斗争的锤炼，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有了很大提高，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斗争方向，按照毛泽东同志游击战争的军事思想，进行顽强卓绝的斗争。

但是，就在陕甘边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時候，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终于还是进入了陕甘边，1934年7月，中共北方代表派人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对红26军坚持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的斗争，进行了无端污蔑，挑起矛盾。1935年秋，“左”倾分子在西北根据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肃反，把我们这些根据地的领导同志诬陷为“右派”、“反革命”，抓了起来，并欲杀害。此时西北根据地处于严重的危机中。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在关键时刻，党中央、中央红军来到了陕北，并及时制止了“左”倾分子制造的肃反，因此，才保住了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

二、在土地革命极为艰苦的年月，陕甘边根据地和红26军之所以能够在险峻的环境下发展和壮大，与陕甘边党政军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是分不开的。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刘志丹同志。他具有高超的政治组织和军事指挥才能，因此我们都很信任他。我们这个领导集体是为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这一共同目标，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战斗。